



力 拔 干 吨

· 李 穎 改 編 ·

三 請 周 文 增

· 王 慧 芹 創 作 ·

故事会小丛书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两篇故事：《力拔千吨》和《三请周文增》。《力拔千吨》写一个先进司机班，在一次因其他列车误点时，努力克服困难，使列车准时到站。《三请周文增》写一个先进包车组，千方百计节约用煤，向兄弟单位学习节约用煤经验，取得成功。两篇故事都生动地反映了铁路工人当前比学赶帮运动中，热火朝天地积极投入工作的新面貌。

统一书号 T10077·1041

定价(四) 0.05 元

《故事会》小丛书 力拔千吨
三请周文增

李 颖 改 编
王 慧 芹 创 作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1964 年 8 月第 1 版

196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50,001—79,000 册

开本 850×1156 毫米 1/64

印张 3/8

字数 10,000

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力 拔 千 吨

李 穎 改編

“呜——咕……”唰！一道白光照射在路基上。

1963年夏天，一个深夜里。长春机务段五六〇号機車唐大荣司机班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，要从四平挂四十节滿载貨物的車皮，在天亮三点钟之前赶回长春站。機車里的同志们都下定决心，不但要安全准点到达，而且要爭取提前把貨物运到。

司机长唐大荣，中等身材，体格魁梧，是全局鐵路安全准点标兵，保持安全准点行車已经八年了。他练就了一身驾驶機車的硬功夫，熟知行車路线，沿线二百四十公里，老唐只要闭上眼睛一想，哪儿高、哪儿低，哪儿是桥、哪儿是岗，哪儿好走、哪儿

不好走都一清二楚。现在，老唐端坐在驾驶台前，左手握着机车操纵手把，右手拉着汽门儿，两只眼睛透过了望窗盯着前方的线路。他头也不回地对两个小助手说：“小王、小赵！你们说咱今天能不能提前到达呀？”小王挺了挺胸：“没问题，唐师傅。前天咱开顶风车，还早点三分钟到站呢。今儿这么顺利，我看翻五番提前十五分到长春没错儿。”小赵正在往炉里加煤，听这话停住了锹：“你一开口就说得这么玄，唐师傅不是告诉过你吗，能办大事别说大话。提前十五分？火车头要是没这么大劲儿，你下去拉着跑去！”小王跳起来一举拳头：“我就是有这么大劲儿，象你呢，一锹撮不了四两煤，这还能早点哪！来阵大风能把火车刮回四平去！你瞧咱来两下子！”他们这是逗笑话儿呢。小王是看小赵累得满头大汗来换他的班儿，小赵也真累了，坐到右边了望台上：“好，看你一锹能装半吨！”

这时列车开过了大屯车站，前面是下坡路，下了坡紧接着就要爬一道大坡，上了坡就是孟家屯了。由四平到长春这条线儿上，它是最后的一道

坡,也是最长、最陡、最不好上的一道坡。上这个坡,单凭机车的牵引力还不够,一定得在下坡时把速度加快,借着下坡的冲劲儿才能闯上去,这也是老唐多年积累的一条经验。老唐看了小王一眼:“加把劲儿呀!大力士,前面可要过关了,把汽顶足哇!”“没问题!”说着“扑楞”把上衣脱下,扔在一旁,“呛啷,呛啷”!舞动大锹上下翻飞,施展出快速加煤的硬功夫。只见这煤就好象一道黑线儿往炉膛里“嚓!嚓!嚓”直飞,一刹时炉火烧的旺腾腾的,炉膛儿都红了;汽鼓的闷闷儿的,汽表升到了红线。老唐一见行了,放了最高速度,列车“哐儿——”一声,象下山的猛虎一样,拧着尾巴,卷着风,就冲下了岗子,这个速度可真快呀!借着这股劲头儿,列车就登上了坡道。小赵坐在了望台上,眼盯着前方的信号,车快到孟家屯儿了,猛见第一道是黄灯信号,小赵立时举起左手喊:“注意!黄灯!”老唐一听,猛的一惊,第一道是黄灯,第二道准是红灯。发生了什么情况?按规定见黄灯车子就要减速,可这正在爬坡儿呀,一减速,机车上坡就要费劲了,何

况又拉了近两千吨的貨物呢！可老唐是安全准点标兵，头一条就是绝对服从信号指挥。他毫不含糊地往回拉手把，“嗞——！”車子猛的顿了一下，車速减慢了，“咕嗞，咕嗞，咕嗞……”車头拐过弯来，小赵还没来得及看信号灯哪，就看见同一线路不远的地方停着一列車：“停車！——”老唐也发现了红灯，只见他赶快把汽門关住，把大闸甩上去，“轰隆……”車輪儿转的正高兴呢，大闸一关下来：“別转了，伙计！”車輪哪儿听啊！“偏转！”大闸一想，你不听话，我可完不成任务哇，“你……站下吧！”“咔嚓！”大闸一下子把車輪给抱住了！車輪转是不转了，可都热的嗞嗞直叫。好家伙，它可停下了！往前看，离前車只差三公尺。車上三个人直抹汗：“好险哪！”老唐叫小王、小赵检查一下機車，他顺竖梯下来到前边去了解情况。

怎么回事儿呢？原来，刚才孟家屯站内停了一列晚点六分钟的貨車占了主要线路，列車还挺长，后边的几节車廂把道叉子给压住了。九八一次载重列車想进站进不去了，无奈何被迫停在站外的

大坡上。等那列晚点車开走了，九八一起車吧，嘿，嘿！起不来了，载重量太大了！这道坡上按规定本来就不准停载重車，停下了自己就沒法起来，得再来个車头帮着拉才能拉上去。九八一号的司机好着急呀，自己尽量拔了好几回，不成，拔不上去。后来实在沒法，只好给长春调度室挂了个电话。调度员一听，急坏了，这还了得！赶紧拨了一台救援機車赶来支援，这前后就耽误了一个小时。这下麻烦可大了，由四平到长春这一区间就堵住了三列貨車、两列客車，还有一列直达旅客快車。长春调度室里的电话铃“的铃——的铃——”响成一片。调度员急的心如火燒，他刚放下沈阳的电话，外线的铃儿又响了：“喂！我就是呀……噢，老唐哪！什么？你也被堵住了？糟糕！救援機車到了沒有？啊，拉着九八一过来了？好！你再等一下，九八一过来我馬上派它再回去把你拉上来。多长时间哪？一小时吧！……唉呀，你等不了也沒办法呀。怎么，你自己拔上来？能行吗？……载重量多少？……两千吨！够呛吧？……好！好！你真有两下子！我同意你试

一下，有问题再来电话。祝你成功！”“多谢你的鼓励。”唐大荣这是在近处借打的电话。他放下电话回到车上，两个小伙子正着急呢，见了唐师傅就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老唐把前边的情况，和自己想拔车的主意一讲，小赵的眉头儿就皱起来了：“唐师傅，我看够呛。刚才九八一费了半天劲儿也没上去，还得长春派救援机车来接，您要自个儿拔，拔起来倒好，拔不起来脸也丢了，功夫也耽误了。您是全局安全准点标兵，弓拉得满圆，临了上不去，多丢人！……”小王说：“那倒不去说它，咱现在是被迫停车，路线堵塞的责任不在我们身上。您偏要自己拔，拔不好，车勾一脱，后车顺坡倒下去，就造成了事故！那个责任可就是咱们的了。就算不造成事故吧，那煤得多烧多少哇！起码咱这面节约煤炭的小红旗是保不住了。”

老唐一笑：“按你们的意思是想让长春来个救援机车把咱拉上去呀？”“是啊”“来个车头，难道它就不烧煤了吗？”“那……那各人烧各人的定量嘛！”老唐说：“错了！长春来车，还得一个小时，等把

咱拉上去，前后两个小时就超过了，打乱了全面的运行计划，那时候后面被堵住的车就有十几列，有货车，也有客车。货车上装的都是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急需物资。客车上乘的旅客，都是祖国的建设者和保卫者，他们不能及时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，就影响了工作，耽误了生产。铁路线堵上两个钟头就等于把社会主义前进的脚步延迟两个钟头！这是多大的损失！你们说是保住我的脸要紧呢，还是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要紧？是保住咱车上这面节约煤炭的小红旗重要呢，还是排除堵塞事故，保住咱全国的大红旗重要呢？”

这一番话，真好象一声春雷，两个小伙子听得眼明心亮。小王一拍小赵的肩膀：“对呀！”小赵正听得出神，冷不防叫小王给吓了一跳：“你别吓人好不好，我几时说不对了！”小王说：“对！唐师傅，你就说怎么拔吧？”“思想通了？好！小王把汽烧足，烧它十分。”“哎！我烧到十五分。”“小赵，你下去把前面的线路铺上沙子，免得车轮打滑。铺它五十公尺！”“好！我铺它一百公尺！”小赵来到车门口，

一个旋风就下去了。唐大荣看着这两个小伙子，心里真是满意，坐在驾驶台上又反复考虑刚才想好了的主意。他想的是个什么主意呢？嘿！这可是老唐的一个绝招儿。这坡上起车呀，不能硬拔，你要死气白赖的硬拔，说不定就把车勾拉脱了。慢慢儿的起车呢？那根本就起不来，弄不好还会把汽缸的“爬杆”憋漏了。那怎么起呢？老唐自有主意。你看，火车的每节车厢不都有挂勾吗？挂勾上都带弹簧，现在车在坡上停着，每个挂勾都拉得紧紧的，弹簧都张着呢。把后边车厢的闸关紧，后边的车就闸住不动了，前边的车往后一倒，这些弹簧不就压缩了吗？这时候列车就没有往后弹的力量了。车头再往前一开，借着每节车上弹簧伸张的力量就把车厢一节一节的带上去了。这个主意是真好，可实际运用还要有点真本领、硬功夫才行！

这时小赵满头大汗的跑上车来，老唐问他：“怎么样？”“妥了！我铺了一百多公尺！”“好！有两下子！”老唐回头见小王也满头大汗，汽表的指针已经到红线了：“注意！我要起车了！”他拉了一声

汽笛，和后边的运输车长取得联系，车长亮了绿灯，老唐往后一拉手把，机车向后一坐，车厢一节节缓下去，到四十秒钟！他关上大小闸，手把推向前进方位，拉大汽门儿，猛开双闸，机车“轰隆”一声想往前去，可晃了几晃没晃动，机车咯楞咯楞抖起来，汽缸憋的吱吱怪叫。老唐一听这声音，头嗡的一声！再憋下去，爬杆要憋坏了，他不顾一切抬脚踹开了排汽阀，“嗞——”第一次起车没成功。

这时三个人都默默无言。老唐头上的汗象黄豆那样一颗颗滚下来。现在，时间比什么都宝贵，每隔十五分钟，后面便要多堵住一列车。堵塞事故不迅速排除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越来越大！怎么办？小王、小赵也皱起了眉头，在帮老唐想主意。小赵突然一拍大腿：“喂！唐师傅，刚才车往后缓节儿的时间是不是长了一点？”老唐猛被提醒：“嗯，对！八成是长了。时间一长，后面的车闸被顶开了，缓节没成，车勾又拉紧了，这就跟没缓一样，所以没拉起来。好！再来一回，这回数三十个数就开车！小王，烧足了汽！”“好！”嗨，小王又欢起来了，不一

会烧得这锅炉砖红火旺，水满汽足。老唐一看，行了：“准备好！”小赵坐在了望台上。老唐拉了一下汽笛，车长连忙举起绿灯上下左右晃了三圈。小赵一见，高喊：“好咧！”老唐往后拉手把，车头向后坐去“轰隆，——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……二十九、三十！走！”这一声“走！”真象晴天打个霹雳一样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震的机车嗡的一下。这列车真听话呀，猛听得“咕——嗤、咕——嗤”拔起来了！小王一见乐的直蹦：“唐师傅！还是你这嗓子管事儿呀，你一嚷‘走’它就走了！”“少说话！坡还没过去呢，把汽烧足！”“是！”小王、小赵换着班干开了，火越烧越旺，汽越鼓越足，轮子越转越欢，车是越跑越快！五六〇号机车是人红车劲儿足，“轰隆隆”开过了孟家屯，开进了长春车站。这正是：

英雄司机唐大荣，
智勇双全展硬功；
力拔千吨不自满，
再立大志攀高峰！

（长春市文联供稿）

三 請 周 文 增

王 慧 芹 創作

鉄路上有个凤凰山机务段，凤凰山机务段有个三〇五号機車包車組。这是个全国扬名的先进小组，曾经出席过全国群英会。他们驾驶的機車，拉的多，跑的快，又安全，又节约，生产任务年年月月都是超额。真是，提起三〇五，人人都翘大拇指。可是，就在这近两个月来，却也出现了一件令人心焦的事情，那就是节约煤炭的计划完成得不好。以前，每个月他们都能节煤四五十吨，这两个月，忽然大幅度的下降，每个月只能节约四五吨了。

俗话说：水有源头树有根。原来，这凤凰山机务段的機車，几年来都是烧的口泉煤，近两个月，

忽然换成了开滦煤。这费煤难道跟掉换煤种还有关系？有。常言道：会弹的不一定会唱，会使刀的不一定会使枪。凤凰山机务段的机车乘务员烧惯了口泉煤，开滦煤新来乍到，摸不透它的脾性！可是，有一次，扳道员把三〇五号机车领到有口泉煤的煤台旁，司机长柴国兴却又把机车轰隆隆地开到了存放开滦煤的煤台旁。副司机小刘有点不高兴，嘟嘟着嘴说：“柴司机长，你这是怎么啦，怕上了口泉煤省的煤多是怎么的？”柴国兴说：“千斤担子咱们挑，把口泉煤让给兄弟组吧。”小刘说：“那咱们今年的节煤计划就别指望完成了。”柴国兴嘿嘿地乐了，说：“小伙子，别泄气呀，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！”

话虽这么说，烧开滦煤的第一个月，三〇五号的节煤成绩就下降了十倍。小刘又嘟囔开了：“你瞧是不是，你瞧是不是。”柴国兴没说话。他这人有个脾气，话一少了，就是在琢磨事了。这些天，跑车时，他跟大家研究烧开滦煤的方法；走路时，他跟人谈论烧开滦煤的方法；吃饭时，还是离不开开

溱煤。吃着饭，爱人问他：“米饭硬不硬？”他回答：“嗯，这开溱煤就是末太多。”爱人噗哧一声笑了，说：“你呀，给你盛碗开溱煤，你也许把它吃了。”

干了两个月，费了不少心思，还没有什么进展。柴国兴看着那本来是应该节约下来的煤，一锹一锹投进炉里烧成了灰，心焦似油煎，坐不稳，睡不安。

这一天，柴国兴忽然高高兴兴地回到三〇五号机车上，笑咪咪地向大家宣布：“嘿！好消息！好消息！”大家一时摸不着头脑，什么好消息呀？柴国兴象揭示一件重大的秘密似地说：“我打听到了一位烧开溱煤的焚火能手！”说完这句话，他的嘴就乐得合不拢了。原来，距离凤凰山机务段二百四十五里地外的远坪机务段，从前也跟凤凰山机务段一样，烧的是口泉煤。半年前，那个机务段突然一下子都换烧开溱煤，弄得人人抓瞎，车车费煤。当时，只有一台机车节煤很多。原因是这台车上担当烧火的副司机周文增，从前曾经烧过开溱煤，而且焚火技术很高。段领导便把他调做焚火指导，

派他到各台機車上去传授烧开滦煤的方法。几个月后，大有收效，一台台機車的节煤成绩又恢复到原来水平。柴国兴又说：“正好，咱们車是跑远坪站的。到那儿停留的时间，咱去向这位焚火能手取取‘经’。”大家一听，那还不乐，副司机小刘一边乐一边指着柴国兴说：“你真不愧是‘顺风耳’。”“顺风耳”是柴国兴的绰号。他这个人的特点是见先进就学，就象是长着一副顺风的耳朵，哪儿出现了什么新的先进人物或者先进经验，休想瞒得过他。他肚子里就象装着一本账，全国百十来台先进機車，他不但能把車号丝毫不差地背下来，而且能说出每台車司机长的名字，和每台車的特点以及都有哪些方面的先进经验。

第二天，三〇五号機車担当任务到了远坪站。副司机小刘和司炉小张要留下给機車加煤、加水、浇油、清炉，做准备工作，就推举司机长柴国兴去請焚火能手周文增。

这时正值冬至前后，昼短夜长。下午五点钟，天色便暗了下来。車站上升起蒙蒙的烟雾，五光

十色的信号灯闪闪爍爍，显得更加鮮艷；一台台的機車，响着当当的警钟声、呜呜的汽笛声，随着信号灯光的变换，轰隆轰隆地象穿梭般来往，好不热闹。柴国兴請人心切，无心观赏景色，躲过一台又一台从身边驶过的機車，跨过一条又一条蛛网般的鐵道。他刚要从一台機車旁绕过去，忽听得司机室内不断响起毗嗞毗嗞的炉門开闭声，和沙沙的铁锹鏟煤声，一道道红光从司机室的門窗里闪射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忽听有人说：“烧开深煤，不能这样往炉內添……”柴国兴听到“开深煤”三个字，馬上停住了脚步，不由地返回身来，用手抓住機車手把杆，一纵身就跳上了司机室。

司机室内，站着两个人。右边挨着炉門那位小个子，两手紧握铁锹，正做出一个投煤的姿势，扭脸问站在左边的那位大个子：“周师傅，您瞧这回对不对？”柴国兴听得“周师傅”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忙上前拉住大个子的手，说：“哎呀！你就是那有名的焚火能手周文增！”

这个大个子正在司机室内和自己的伙伴研究烧